



目标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目 标

一九七一年《宁夏日报》小说、散文作品选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二年三月

目 标

*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
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宁夏新华书店发行

*

1972年3月印刷

书号：8157·017

定价：0.16 元

毛主席语录

革命文化，对于人民大众，是革命的有力武器。革命文化，在革命前，是革命的思想准备；在革命中，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。

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，首先是为工农兵的，为工农兵而创作，为工农兵所利用的。

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作为团结人民、教育人民、打击敌人、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，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。

目 录

目 标	李树江 (1)
山村风云	林 楠 (6)
一篇讲用稿	杨学鹏 (14)
金师傅	任喜顺 (20)
路	孔令文 郑 正 (24)
踏遍青山人未老	徐嘉福 (29)
“大忙”叔	杨学鹏 (33)
沙蒿山上锁黄龙	郭 兴 (42)
开泉	唐育勤 (49)
追马记	前哨兵 银山河 (54)
红柳丛丛	伍宙红 (59)
我们的队伍向太阳	塞上兵 (65)
朝霞	云 天 (71)

目 标

银川市红花公社 李树江

初春的夜晚。

我站在新建的石桥上，眺望着闪亮的灯火，倾听着铁牛的欢歌，怀念着奋战在农业第一线的贫下中农。

去年春天开挖这条排水沟，我正在这个队。一天清晨，地上蒙着白霜，西北风飕飕地刮着。有人说：“先抽袋烟，解解寒气。”老代表赵永山，五十多岁的人了，还有个寒腿病，可是二话不说，挽起裤腿第一个带头下了水。大伙说，老代表其实比谁都有“火气”，都年轻。上次他出席公社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讲用会，我打趣着说：“老代表啊，你这个‘老’字该咋写哩？”老赵斑白的胡子乐得一翘一翘地说：“我这‘老’字，改啦，改成个‘新’字。心窝里装着共产主义大目标，我永远是新兵。”

今天，我又到这个队了解春播情况。——贫下中农们可好？老赵可好？……

蓦地，我背后响起了苍劲有力的声音：“**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。**”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人正吃力地拉着一车什么东西上坡。我急忙迎上去帮助往上推。是满满一车土粪。拉车人弯着腰，背几乎和绳子一样平，他只顾使劲，好象没看见我，一直把车拉上桥才回过头说：“谢谢啦，同志。”啊，真是无巧不成书，拉车人正是老代表赵永山。

“老赵，你这么晚了还往哪里拉粪？”我不禁大声问道。

“噢，是老李呀”，他也认出了我。“我有点急事。先到家里坐，回头我们再扯。”边说着，竟拉起车子溜烟跑下了坡。我和老赵是老熟人，平常见面总要拉扯一阵子，可今天这是咋回事？

村头，是队长陈新国的家。陈新国今年二十七、八岁，浓眉、大眼，长的虎实墩墩，挑渠是“龙头”，割田是“雁头”，可有股子干劲。他是有名的“忙队长”，我担心他不在家。没想到，隔窗一望，他坐在灯下，双手捧着一本书，正一字一句小声读着呢。直到我进屋走近他身旁，才惊动了。他笑道：“怎么，你这个尖尖屁股今天也坐下来读书了。”

“不读，就赶不上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啦，干错了还不知是咋错的。”他认真地说。

我随手拿起他读的《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》一书。他正翻在毛主席为《严重的教训》一文加的按语上，只见在“**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**”十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旁，还用红笔划了两根道道。

“赵永山大叔批评得对啊，生产一忙，我差点转向了。你来得正好，就帮我们解决解决吧。”陈新国这个平时干脆利落的人，现在却羞愧起来。

“啥事情把你弄成这样？”我感到有些奇怪。

“看现象，是为了五分田的下种问题；实质上，却反映了两种思想，两条路线的斗争。”他给我倒杯水，接着说：“今年的春播，到处都是热气腾腾的。本来我们队今天就能结束小麦播种，争个全大队的第一名。可偏偏在这时候，摇耒手赵大叔把五分田的尾巴留下了。后晌，我们都在地头，赵大叔对我说：‘新国，靠沟边那块小三角田，粪还有些薄，我看补上点

再下种。’我一听，急啦：‘再补粪哪有时间，落在别队后面咋办？’其实，这件事我是知道的。我原先认为，五分田嘛，和全队田块一比有个巴掌大，我们起出的粪也完了，就没再上。没想到今天被赵大叔检查出来。他说：‘我们和兄弟队竞赛，要比无产阶级政治挂帅，比思想革命化，比对革命的贡献。肥料是庄稼的粮食。粪不足，咋能增产？’我不耐烦了：‘眼下人忙得抽不开，也没起出好粪，干脆摆上算了，拢共才五分田！’‘你说什么？’他突然瞪大了眼睛，手也有些发颤：‘你知道，这五分田里，有咱贫下中农的多少血汗啊！当初，你贫农杨大叔，腰都压弯了，才把个大碱坑填成这五分地。就这，心毒手辣的地主刘大麻子还硬是给霸占了去。解放了，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把咱贫下中农从火坑里救出来，我们才当家做了主人。今天，为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目标，别说五分，就是一分一厘，都是打击帝、修、反的战场。新国啊，我看你是有点转向了。’赵大叔的话来得猛，象盆火，烤得我心里热呼呼的。他把种田联系到共产主义的大目标，看得该多远，想得该多深！他过来扶着我的肩膀，亲切地说：‘我们千万不能只管提耖下种，忘了为谁种田、为什么种田这个根本。’说着，他又从怀里掏出这本书，亲手翻到毛主席为《严重的教训》一文写的按语，严肃地说：‘给，拿去好好读读，看看毛主席是咋说的’。一后晌，我的思想斗争激烈极了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我急着问。

“晚上收工回来，我还没见他哩。”

我想起刚才路上遇到老赵的事，信口说：“他准是往那五分田里补粪去了。”

陈新国一听，猛地站起来：“走，快到他家里看看去！”

老赵家里没人，门开着。看样子，是刚拆了炕，屋里炕土

味还很浓。墙正中挂的毛主席画像框子，却擦得明晃晃的。桌子上放着一本毛主席的《为人民服务》单行本和一个笔记本。我翻开笔记本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学习心得，最后一页上，用力写了“完全”、“彻底”四个大字。陈新国兴奋地对我说：“赵大叔从一九五八年学文化以来，一直坚持学习，现在不但能看书看报，还能写笔记。”这时，老赵女人满身灰尘，抱着一捆麦柴进屋来。

“大婶，大叔呢？”陈新国问。

“你还不知道？晚上收工回来，饭没顾上吃，就要和我办家庭学习班。学的是毛主席的《为人民服务》，还出了题目，让我谈学习‘完全’、‘彻底’的体会。我心里琢磨，你老头子的脾性，我早摸着啦，又想做啥事，给我做起思想工作了。闹了半天，原来是队里有五分田还差粪，想拆家里的炕，还怕我不通呢。我倒批评了他一顿：‘你这是不相信群众，我老婆子也要为革命的大目标多出一把力呢。’他高兴得不成。这不，我拆他拉，刚才拉完最后一车。”老赵女人嘴快手快，她边说着把麦柴也在地上铺好了。

“你铺柴干啥？”我问。

“睡觉哩。老头子在旧社会落下个寒腿病，一睡凉炕就痛。我说：‘炕拆了，你找个热炕睡一晚上。’他却说：‘这比起咱旧社会寒冬腊月在地主的长工屋里盖破麻袋片强得多。’就这么个性子，真没办法。”

听罢老赵女人的话，陈新国感动得眼里涌出了泪花。我也觉得浑身的血热滚滚的。我仿佛又看到他诵读着毛主席语录，背弯的几乎和绳子一样平，拉着车子朝那五分田，——不，朝着共产主义的大目标奋勇前进！

“怎么都站着，快坐下呀！”忽地，老赵生气勃勃，推门

走进屋来。

“大叔！”

“老赵呵！”

陈新国和我几乎是同时握住了老赵的手。我感到老赵的手，硬茧仍旧是那么厚，胳膊仍旧是那么坚实有力。

“大叔，你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路线教育课。我，我不该！……咳！”

“认识了，就好嘛。往后，咱们时时刻刻都要牢记住毛主席的话！”老赵也显得格外高兴，他把麦柴铺匀，招呼我们说：

“来，坐下好好扯扯。”

我们坐在他新铺的“柴炕”上，扯了个痛快。陈新国要老赵去他家睡热炕。老赵说：“睡睡麦柴好，忘不了过去，忘不了台湾同胞和世界上千千万万的受苦人还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。想起这，眼睛亮了，劲也足了，人也更精神了。”从老赵家里出来已经是后半夜光景。陈新国边走边对我说：“赵大叔不愧是老贫农，真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顶梁柱呵。我常想，赵大叔为啥想得深，看得远，今天更明白了，他是听了毛主席的话，把方向紧紧定在解放全人类，实现共产主义的大目标上啊。”

起风了。排排杨柳在春夜里沙沙作响。

这一夜，我住在陈新国家里，翻来复去睡不着。我多么想立即去把这里发生的事，告诉同志们。当我被一阵洗漱声惊醒时，窗纸已发白了。陈新国正在洗脸。我说：“你倒起了个早。”“根本就没睡，我去把那五分田的粪撒开了。”

我们赶到地头，老赵正准备好了第一耩的籽种。这时，太阳刚刚出山，金色的阳光洒满了塞上平原。老赵迎着朝阳，扬鞭迈步，响起了“嘎达，嘎达”的耩声。在这新的一天，他又向大目标跨出了新的一步。

山 村 · 风 云

固原什字公社 林 楠

(一)

山区的秋天。满天火红的晚霞，把一格一格的窗户纸都映得红通通的。

贫协组长杨世忠老汉正坐在炕上熬罐罐茶。茶水开了，咕嘟嘟地冒着热汽。这一阵，老汉的心里也象这开了的茶水一样不平静……

昨天晚上，儿子喜娃到月亮上了东山才回。他妈紧忙给他端来饭，埋怨说：“快娶媳妇的人了，天黑了还记不起回家。”

喜娃满不在乎地把头一扬说：“妈，我吃了。”

“吃了？在谁家吃的？”喜娃妈关切地问。

“我三爹家。”喜娃还是那股不在乎的神气。

杨老汉听到这样的回答，好象有点不相信似地把儿子瞅了一眼，皱了皱眉头：“你咋跑他家吃饭去了？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是啥人！”

“我放牲口回来，走过他家门口，他硬叫着去的。再说，人家现在也老实了，好坏是个亲戚嘛，吃顿饭怕啥。”

“老实？喜娃，别看花生枣儿一盘子端，树上的 是 树上的，地里的是地里的，没在一条根上长。”杨老汉一个字一个

字地说。

喜娃看父亲生气了，机灵地答应了一句：“知道了，以后再也不去了。”

队里要开干部会，杨世忠还有些话想跟儿子说，也没顾得上。

今天收工回来，他坐在炕上，一边喝茶，一边还在思索着：“这个‘老狼’，又打算在喜娃身上耍什么花招了？”

“老狼”，就是喜娃子称作“三爹”的那个杨保元。杨保元是杨世忠的一个远房堂兄弟，今年五十挂零了。在旧社会，他当过伪保长，是村里被枪毙了的恶霸地主的一条走狗。别看他平日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可是肚子里装的尽是黑点点。文化大革命中，他跳出来煽阴风点鬼火，没少干坏事。清理阶级队伍一开始，大伙把他揪出来进行了批判。这家伙从此装了一副老实相，见人不笑不开口，队里干部不管给他安顿个啥，他都连着应诺几个“对，对，对。”他这副样子，欺骗了一些天真烂漫的年轻人，认为他现在是被窝里的跳蚤，劲再大也顶不起被子。喜娃也按辈份把他叫起“三爹”来了。可杨世忠从不那么看，他从一件事上就把这个人从骨子里看透了。

今年春上，“老狼”悄悄跑来找喜娃妈，瘦脸上挤出一副笑模样，说：“我屋里的娘家亲戚有个女孩子，想给喜娃说个亲，那家不图一分财礼，只图亲家好。他们家早就把喜娃瞅下了，这门亲事一成，咱们更是亲上加亲了。”喜娃妈是个有心计的人，远远近近一打听，原来那家是富农。杨老汉知道后，就在社员会上把这件事给抖了出来，他指着“老狼”说：“晚上睡下都在想鬼主意，想在咱们贫下中农身上打个缺口，办不到！”

杨老汉正想着心里的事，晚饭成了，喜娃妈端着碗进来，说：“怎么喜娃今天又这么迟还不回来？”杨老汉没说话，他

心里比喜娃妈还焦急。

喜娃是队里的饲养员，小伙子干活肯下苦，喂的那几头牲口滚瓜溜圆的，谁见了谁夸。红骠马快下驹子了，杨老汉有点不放心，前天还特意跑进牲口圈“突然袭击”了一回。一进圈，儿子正在给牲口拌草。寸草三刀，拌得也均匀，牲口吃得正香。儿子转过脸来，笑着说：“爹，还有啥差错？”杨老汉嘴里不说啥，心里还是乐滋滋的。这娃，干活没挑剔的地方，只是没经过阶级斗争的磨炼，虽说养在苦水里，却是在蜜罐里泡大的，杨老汉总觉得他心里还缺点儿什么。昨晚“老狼”叫儿子去吃饭，莫不是又想在年轻人身上打主意了？喜娃能识破他的花招吗？

门外是谁甩了个响鞭，喜娃妈出去看了看，不是喜娃，是放羊的栓宝儿吆着羊回来了。

杨老汉吃完了饭，喜娃子才背着一捆竹子走进了家门。他把竹子悄悄地立在院子的角落里，径自进了伙房门。

喜娃妈问道：“喜娃，你咋割竹子去了？”

喜娃呼噜呼噜地朝嘴里拨着面条，一边回答着：“那是我往回走时捎着割了一点。搞了点副业，可没有妨碍我放牲口。”

喜娃妈一眼瞅见了喜娃挂在门背后的那把铁镰，拿过来仔细看了看说：“谁家的？”

喜娃已经把一碗面条倒进肚里了。又舀了一碗，端上坐在小板凳上，说：“三爹的。我把牲口吆到海子沟放去了，那里草厚。正碰上三爹在那里割竹子。他说崖上竹子还多着呢，把铁镰借给我，叫我上去割。我本来不想去，他好心好意地说帮我把牲口照看着，叫我放心上崖去，我推不过，就上去了，一阵阵就割了这么一捆。”

“喜娃，”杨老汉听到儿子回来了，就在上房里喊了一声。

喜娃平时很听父亲的话，但也有点怕父亲。今天这个事，爹会不会批评呢？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进了上房。

爹显然已经听到他和妈在伙房里的对话了。他把嘴里的烟锅取出来，使劲在炕边上磕了两下。喜娃子见父亲脸上没一点儿笑意，两道眉毛也锁在一起，额上那一道道象是刻出来的皱纹，显得更深了。

杨世忠抬起头来问儿子：“割竹子去了？那么牲口呢？”

“我三爹吆上回来的，我撵了一路没撵上。”

“喜娃啊，我看你在这‘阶级’上头真是太没心思了。”杨老汉急忙下炕，用脚片子在地下揣上鞋，一面对喜娃说：“走，咱俩到圈里去看看去。你倒好，回来吃饭要紧！”

“我——”喜娃还想申辩什么，可是杨老汉把两只手往身子后面一背，自己走出去了。喜娃从妈手里接过马灯，紧跟着赶出去。提起牲口，他也有点不安了，“三爹”说是帮我照看一阵，怎么也不打招呼就先吆上走了呢？

(二)

天已经擦黑，月亮还没上来。喜娃迈开大步，好不容易才跟上了父亲的脚步，只见杨老汉的烟锅头在黑暗中一闪一闪地亮着火光。

“喜娃，”杨老汉连头都没回，一边走一边说着。“我给你说件事。”

“嗯。”喜娃又紧走了两步。

“那是你三岁的那年，土改运动刚开始，我整天跟着工作组的同志走这家跑那家，成立咱们贫下中农的组织。……”

喜娃子偏过头看了看父亲，有点纳闷：这些事爹早就给他

讲过，今晚又扯出来干啥呢？

“有一天你的那个三爹，忽然跑来跟我说，叫我去他家吃饭。我想，好，找上门来了，去，看看里头唱的啥戏。谁知一进门，炕正中坐的是那个后来被枪毙的恶霸地主。他嘿嘿地笑着，给我送上一支烟。原来，他们想用酒肉封住我的嘴，给他们留一点情呢，我哈哈一笑说：‘别费心啦，咱们人穷骨头硬，不领你们这份情。’一脚踢翻了摆满酒菜的炕桌子，转身出来了。娃，那些人是怀里揣斧头，快刀子在心里呢。咱们可要把立场站稳，眼睛瞅准啊！”

父子两人走进了牲口圈。一进圈，喜娃子赶紧用马灯挨个儿照着牲口仔细看。当他到了红骠马的跟前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没有料到的事情，终于出现了：红骠马焦躁不安，后腿不住地弹着，脑袋一遍一遍地往下勾。他忙走上前去，用手抚摸着红骠马的脊背，一面向爹投过急切求助的眼光，嘴里说着：“爹，我真没想到……”

杨世忠紧紧闭着嘴唇，一句话也没说。他仔细地察看着牲口的动静，扳开牙看了看，又把耳朵贴在马肚子上，轻轻用手敲了敲，听了一阵，才开口吐出几个字来：“胎动了。你吆下山的时候好着吗？”

“好着呢。”喜娃急得快要哭出来了。

“没驮啥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可这是啥？”杨老汉厉声责问。喜娃举起马灯，几乎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了——马肚子上有一片磨得红吡吡的肉。他知道，只有驮木柴或竹子，驮的太重，走得又急，才能磨成那样子。

“我找他算账去！”喜娃气得按捺不住了。

杨老汉一把拉住他说：“快把牲口拉到兽医站去，再跟你

妈说，把家里的冬麦烧些糊糊，那是安胎的。”

杨世忠出了牲口圈，朝杨保元家的院子走去。一阵晚风吹来，凉飕飕的。东面山头上空开始明亮起来了，那是月亮快出来了。

(三)

杨保元家的院，早早地就把门顶了。

吃完饭，他就吹了灯，心里火辣辣、美滋滋地想着：“杨世忠啊杨世忠，你盯着我一步不放，左一个斗争右一个批判，今天的事情，叫你够收拾的。昨天晚上喜娃吃了我家一顿饭，真是把我这个亲戚认下了。今天又被我哄着上山割了竹子。我还趁机会，把我自己割的两大捆也驮了回来。红骡马要是出了事，责任当然是饲养员的，谁叫你撇下牲口去割竹子，还是我杨保元‘关心集体’，把牲口吆回来的。喜娃啊喜娃，这回你可落到我的手心里了……”

“嘭嘭”一阵打门声。杨保元定了定神问：“谁呀？”

“快开门！”几个年轻人的声音答应着。“老狼”稍稍放了放心。门一开，进来的是一伙基干民兵。“啥事啊？深更半夜的，还忙着哪。”杨保元讨好地笑着问。

原来，基干民兵排里已经知道“老狼”今天偷偷上山割竹子的情况。小伙子们一个个怒目圆瞪，训开了话：“以后再也不准你随便上山！”

这时，杨世忠大踏步地走进院子来。

杨保元还在那里辩解：“我以为我和地富分子不一样……”一见杨世忠进来，慌忙把半句话往肚子里咽了回去。

杨世忠进了院子，不声不响，就在四周用眼光搜索起什么